

夜
遥
作
品

在那些无法细述的离恨悲欢里，他与她兜兜转转相遇。
或许是一种诱惑，是割不断忘不了的牵引，也或许只是命运的播弄，生死茫茫合散如烟，
即使双眼已经遗忘了悲欢离合，手心还留着沧海桑田。

千山如诺

夜遥 QIANSHAN
RUWU



NLIC 297070075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千山如诺

QIANSHAN
RUWU

夜
遥
作
品



NLIC 297070075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山如误 / 夜遥著. — 北京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3
ISBN 978-7-5125-0151-5

I. ①千… II. ①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2419号

千山如误

作 者 夜 遥

责任编辑 赵 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6开
23印张 382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51-5

定 价 29.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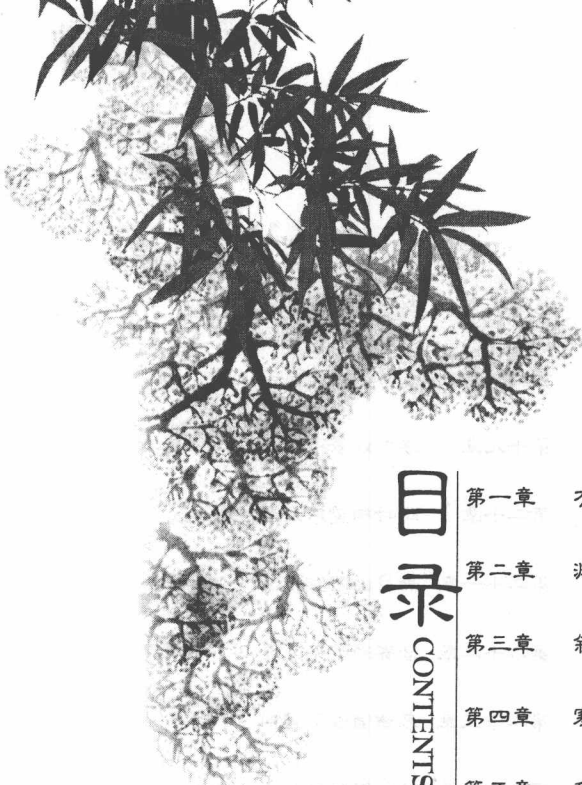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有愿不遂，无怨以生离 · 001
- 第二章 渊冰三尺，素雪覆千里 · 014
- 第三章 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外 · 029
- 第四章 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 · 043
- 第五章 乱云流水，往事遂孤鸿 · 055
- 第六章 清夜迢迢，月寒征棹孤 · 067
- 第七章 凉生襟袖，一晌凭栏久 · 079
- 第八章 么弦咽处，空感旧时声 · 090
- 第九章 休把愁怀，容易便书空 · 102
- 第十章 玉笛疏吹，帘栊远梦回 · 116
- 第十一章 已断燕鸿初起势 · 129
- 第十二章 谁堪登望云烟里 · 143
- 第十三章 重衾幽梦他年断 · 156
- 第十四章 已觉逝川伤别念 · 167
- 第十五章 烛暗船风独梦惊 · 178
- 第十六章 万里惊飚朔气深 · 191



千山如诺

CONTENTS

- 第十七章 渐觉年华堪纵目 · 204
- 第十八章 明月不谙离恨苦 · 215
- 第十九章 浮生如梦不堪醒 · 227
- 第二十章 此时相望抵天涯 · 240
- 第二十一章 满目山河空念远 · 254
- 第二十二章 欲寄彩笺无尺素 · 266
- 第二十三章 莫嫌酒浅更频斟 · 280
- 第二十四章 波间随随仞归舟 · 290
- 第二十五章 急景流年都一瞬 · 302
- 第二十六章 滔滔不可测 · 309
- 第二十七章 撩乱边愁听不尽 · 316
- 第二十八章 关山世路难 · 321
- 第二十九章 欲将沉醉换悲凉 · 331
- 第三十章 天长地远魂飞苦 · 344
- 番外 之 烟波远 · 355
- 番外 之 烟水隔 · 357



第一章

有愿不遂，无怨以生离

星靥一向都不是个走运的人。

她生下来的那一天，娘亲死在产房里。

三岁还没到，父亲在战场上为国捐躯。

刚过完五岁生日，星家被权奸构陷，功勋世家一夜间沦为阶下囚，长辈和一众年长的堂兄们凌迟的凌迟、车裂的车裂、斩首的斩首，剩下的孤儿寡妇通通流放栖云岛，一年工夫连病带伤加失踪，活下来的没剩几个。

好不容易七岁上转了运，星家沉冤得以昭雪。一道圣旨下来，星靥莫名其妙地就成了太子妃，从荒凉的栖云岛远赴千里外的京城，走到半道上皇上龙驭殡天，太子尉元庆登基为帝，星靥也就成了七岁的小皇后。

可这个好运气持续的时间太短，大婚仅仅四十三天，星靥刚和小皇上交上朋友，还没有来得及把皇宫转遍玩遍，皇上尉元庆和先帝一样突患急病一命呜呼，于是乎还不明白皇后是什么意思的星靥就成了寡妇。

还好，之后血腥残酷的皇权斗争丝毫没有波及这个稀里糊涂的寡妇皇后。又过了半年，新帝登基，七岁还没有过完的星靥被尊为太后，开始了她的守寡生涯。

守寡也不能安生地守，七年过去，星靥又一次凄凄惶惶地被撵出京城。大燕帝国在北方的附属国北遥兴兵作乱，几个月的工夫就横扫天下，北遥国君坐上龙椅后，把能抓到的所有燕国尉氏皇族都驱赶到原本北遥国治下一个叫星宿海的地方。星靥夹杂在哭号的人群里，被很多很多打着苍青色旗帜的凶野男人用鞭子抽打着、马蹄践踏着、兵器无情驱赶着，离开繁华京城，来到遥远的星宿海。

这一年，上半年还是燕国的丰平三年，下半年就成了北遥国的云初元年。星靥年仅十四岁，就已经经历了人生数次起伏，最后来到星宿海的时

候，她身边只剩下了从星家败落时就陪着她的小婢婢和坐了四十三天皇位的倒霉鬼丈夫的灵位。

小婢婢不只一次感叹，如果星家没有倒，那么星靥肯定可以像她美丽的母亲那样，被京城最俊逸的少年们爱慕着。又如果燕国没有亡，星靥至少可以在皇宫里过着尊贵无忧的日子。可如今，在星宿海长到十八岁的星靥，已经完全忘记了锦衣玉食的感觉。她不像小婢婢有那么多的感慨，十四岁以前的大部分记忆早已经被星宿海的冰雪和野风吹得精光。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攒够钱，把小婢婢两年前卖掉的一支玉簪赎回来，那支玉簪是小叔叔留给小婢婢的唯一念想。

星靥有些不明白，同样是落魄的前朝皇族，她怎么就和别人一样穷困潦倒，每天为三餐奔忙，浑然没有了半点贵族气质；而董国舅却依然余威犹存，在星宿海这一片地头说话比看管他们的官员还管用，鲁国公主还没病死，他就威逼着娶了当时年仅十四岁、美得像仙女一样的赵国公主。

小婢婢像是知道一点内幕，只是她的嘴太紧，星靥问了好几次都没问出来。住在这里的人一提起董国舅就恨得牙痒痒，星靥对这个长相英俊的中年男人印象倒不是十分差。虽说燕国已经灭亡了，可董国舅每回见到星靥，都对这个十八岁的前朝太后一副恭谦知礼的样子。

可是不久，董国舅就对小婢婢打起了歪主意。就在星靥好不容易凑够钱赎回玉簪的那一天，小婢婢去了国舅府一趟，回来以后大哭一场。半夜里，睡得迷迷糊糊的星靥睁开眼睛，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和雪光，看见小婢婢用根麻绳吊在屋梁上。

屋外是厚厚的雪，星靥在冰冷黑暗的屋子里搂着身体不再温暖的小婢婢。被她的尖叫惊来的邻居们围在她身边，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渐渐死去的还不到三十岁的可怜女人。十多年前，年仅十八岁的小叔叔在刑场上被腰斩成血淋淋的两截，那时小婢婢只是小叔叔刚订过婚的未婚妻，她固执地以妻子的身份收敛了小叔叔的遗体。从此，她绾起长发，陪着星靥在命运洪流里颠沛。星靥不止一次问过小婢婢，小叔叔是个什么样的人？小婢婢又是含悲又是含羞地沉默了以后，总是轻声说他是个爱做梦的人。

陪着小婢婢坐了最后一夜，第二天一早，星靥换上一身素衣，袖子里藏把菜刀，冲进了董国舅家。结果，她被董国舅家里的家丁一棒子打中后脑，昏倒在地。

星靥是被一张在脸上身上乱吻乱吮的嘴唇吓醒的。她惊恐地睁开眼睛，

借着昏暗的油灯，看见了董国舅凶光满露的双眼和令人生怖的淫狠表情。这个男人平时看着相貌清俊，可此刻却像一只要吃人的怪兽般扑压在星靥的身上，把她身上的衣服撕成碎片。

“臭婊子！现在不是尉氏的天下了，你还以为你是太后呢？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还有那个小媚妇，国舅爷玩她是看得起她！寻死？早他妈该死了！”

星靥大声呼救怒骂，可根本没有反抗一个发狂男人的力气，她嘶声惨叫着。突然，她只觉得董国舅的身体猛地一沉，整个地压在了她的身上，然后一动不动。随即有人过来把他扳开，扶起星靥，拢好她的衣襟，一迭声地低唤道：“星靥，星靥！”

星靥迷迷糊糊地看过去，救她的人，正是泪光满面的赵国公主尉雅。

两名皇权更迭之间饱受命运蹂躏的可怜女子抱头痛哭一场，赵国公主把好不容易藏起来的一点细软全部塞给星靥，又给她披上一件厚重的披风，领着她从角门出去。夜半时分，星靥泪别赵国公主，嘱咐她一定要好好安葬小婢婢，然后擦干眼泪，向着雪野里奔去。

星宿海。

这个地名美得像是一场梦。可事实上这里是一片苦寒荒漠，一年十二个月里，有八个月被大雪覆盖。北遥国君把前朝皇族们从天堂送进这个地狱里，就是想不露痕迹地借刀杀人。

暴雪初晴后的夜晚，星靥站在漫无边际的雪野上抬头看，天空果然是一片由星宿组成的大海。每一颗星星都那么低，仿佛一抬手就可以摘到。星靥不像别的皇族那样厌恶星宿海这个地方，而是颇能够苦中作乐。她经历过家破人亡，经历过流放，在最深的苦难之后，这一片美丽的星空，也算是命运给她的补偿了。

可是为什么，即使是这样寒冷荒凉的地方，也不能让她安静地生活下去？星靥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的眼泪，大滴大滴的眼泪从眼眶里滴落，再被夜风吹冻在脸上，脸庞刀割一般疼痛。家破人亡的时候她还小，丈夫去世的时候她也小，可现在连唯一的小婢婢也不在了，十八岁的少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孤苦无依，什么叫飘萍无根。天地之大，属于她的道路在哪里？这片四顾苍茫的雪野上，哪里才是她的方向？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星靥又累又冷，四肢已经完全失去知觉，全凭着一

股活下去的信念支撑着她继续向前。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然后红霞翻滚而来，在栖云岛的时候，星靕见过海上的日出，原来雪野上的日出也同样令人震撼，那种磅礴浩荡的力量仿佛可以摧折世间一切。

星靕粗喘着停下脚步，系带不知什么时候松脱了，披风从肩上滑落，露出底下单薄破碎的素色长裙。她扭头转向东方，十八岁少女直垂到膝弯的乌黑长发被高高吹起。迎向彤红火焰一样的太阳，星靕张开手臂，泪落如雨。天顶鹰啸声徘徊，星靕几乎站立不住，她放肆地、用尽全力地，在这个没有人也没有神明悲悯的地方嘶声号啕，哭得疯狂而又绝望。

声嘶力竭的时候，耳朵里听到一阵奇怪的啸鸣声，不像是鹰。星靕很快又闻到了风里的腥味，她转头看过去，吓得魂飞魄散。几只白色皮毛的雪狼不知什么时候围在了她的身边，正虎视眈眈地看着她，绿色的眼睛里凶光凌厉，就像是昨夜的董国舅。

星靕大叫一声转身想逃，狼群也在同一时刻发动。为首那只巨大的雪狼高高跃起，锋利的狼爪向着星靕的肩颈狠狠抓来。

北遥国世代居于北方草原，北遥人的身体里天生就流动着猎人的血液，虽然现在已经吞并了燕国，建立起强大的帝国，但这些草原的子孙们还和他们的先祖一样崇拜武力，对于每一个北遥男人来说，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战场上成为真正的英雄，这是最高的荣耀。

海青狼刚刚平定了一小撮叛民，回到京城后还没有休息，立刻又拉着人马赶到星宿海。最苦寒的冬天才能猎到最上等的雪狐，去世多年的母后生辰又快到了，如果儿子送她一张亲手猎到的雪狐皮，也许九泉之下的她会觉得温暖一些。

雪狐这种珍稀动物，经过数百年的猎杀，现在已经越来越稀少，之前的整整两年，这片雪原里没有猎到过一只雪狐。海青狼带着五百名手下在星宿海雪原寻找了整整十天，如果再没有收获，就得收兵回京，期待来年了。

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天上突然传来鹰啸。这是为了猎雪狐特别驯养的海东青，目力极远耐力极长，飞在高高的天空里，也能一眼发现雪地里银白色的雪狐。海青狼一听见鹰啸顿时来了劲，一马当先向海东青带领的方向奔去，马蹄飞溅，雪屑纷扬。

鹰啸声突然转而尖厉，有经验的猎手一听便大呼不好。原来雪狐这种动物不仅是人类的猎物，也是雪原上众多凶猛野兽的猎物，海东青的叫声不

对，必定是它追踪已久的雪狐遇到了猛兽。海青狼皱着眉，双腿夹紧马腹，口中厉叱着，驭马如电向前疾奔。

已经泛白的东方天际绽出第一缕红霞，霞光如刀，劈在浑然如盖的雪原上，像是泼溅在素衣上的一条血痕。海青狼拧眉怒目，看向远方那群不知死活的雪狼，勾手从鞍桥后取下了强弓长箭，闷喝一声止住奔马，双臂使力，将强弓拉成满月。

箭尖与瞄准的头狼之间突然闪出一道身影。长风浩浩光影离披，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子，脑后长发披拂散漫，停云般浮在晨风里。霞光成了千树万树上飘落的红蕊，在她洁白的裙角边与乌黑的长发间飞舞。这名女子张开手臂，衣袂翩然，十指纤纤拨弄着风弦，在这片旷古寂离的雪原上奏响一曲哀歌。哭声是弦上飞出的无尽襟情，海青狼的视线穿行在这片情愫里，周周折折地，竟然找不到来时路。

雪狼低吼，似乎惊动了这名专心对着朝阳哭泣的女子。她惊怕地转过身，向着海青狼的方向跑来，苍白失色的脸庞正对着他的箭尖，崩散的泪水如酒如酿，一滴就让他尽醉。

肝胆里燃起一丛烈火，海青狼紧抿薄唇双眼微眯，扬手撒弦，羽箭铮响着飞射出去，正中头狼眉心。星靄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劲风擦过自己的鬓边，挟断了几茎发丝，身后响起重物坠地的声音。她顾不上回头细看，只是用尽力气拼命奔逃。

眼前一片模糊，依稀有个苍青色的身影从天而降，扶住了她摇摇欲坠的身体。她猛地扑进一个带着马匹、青草与阳光味道的温暖怀抱中，抬起眼努力地想看清。

海青狼看着这个单薄的女子眨了眨大大的眼睛，随即昏倒在他的怀里。他擦过身后的披风，将这名女子裹紧。身后有随从一指西边的方向，“四十里外是梅家边镇。”

“梅家边？”海青狼皱皱眉，“就是收容前朝皇族的那个地方？”

手下称“是”。海青狼又看了一眼怀里昏倒的神秘女子，抱着她跃上马背，打马向西走去，“就去梅家边。出来十天了，到那里找碗热酒喝！”

梅家边镇是六年前新建的一个集镇。说是镇，其实是一座废弃军营，所有能抓到的前朝皇族都被送到这里集中看管。燕国建国数百年，这些皇族最后离开京城时手里都有一些珍藏，曾经有一段时间，梅家边变成了古董行的



掘金之地。

这里附近数百里荒无人烟，怀里这个小丫头如果不是精怪，那么必定就来自梅家边。这样的雪夜，她一个人跑出去四十多里没被冻死在半道上真是万幸。只是究竟出了什么样的事，让她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梅家边，还哭成那样？

一名黄姓正五品司马文代武职，率领一千名北遥军士看守这些前朝皇族。这些人其实好管得很，胆子小，又怕死，有什么事只要把眼一瞪脸一拧，立马就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所以这里虽然贫苦，却也算是个肥差，每年从这些前朝余孽身上扒下来的油水相当可观，这里的女人也都很漂亮很听话很容易搞到手。黄司马不愿生事，他很聪明地用董国舅替自己管理这些人，对于董国舅的一些可耻行径睁只眼闭只眼，反正这里天高皇帝远，这些余孽们，就算有天大的冤情也投告无门，都攒着等死了以后，到阴曹地府里向他们尉氏的祖先们哭诉吧。

手下来禀报二皇子海青狼突然来到时，黄司马送了一百斤烟炭，正趴在前朝忠正侯如夫人的身上欲仙欲死。听见这个信儿，他吓得穿上裤子就跑了出来，急急忙忙更衣着帽，小跑到正厅去拜见皇子。

海青狼冷眼看着跪倒在面前的黄司马。等他磕足了三个响头，二皇子身边的随从沉声说道：“黄司马政务繁忙，王爷在这里坐了有小半个时辰才能见到你的尊面。”

黄司马脸红脸白，当当当又是三个响头，“王爷有所不知，昨天梅家边出了件命案，又走失一人，今晨又发现一人遇袭。事出突然，下官正在四处调查，故而来迟，还望王爷恕罪！”

海青狼喝了一口热茶，气派十足地端坐着，好一会儿才出声说道：“起来吧。”

黄司马来的路上就听手下递过消息，二皇子此番突然来到梅家边镇，一进衙门就吩咐请大夫诊治一位年轻女子。这名女子裹在皇子的披风里，手下偷偷看了一眼，约莫正是昨夜走失的前朝星太后。

星太后怎么会和二皇子搅到一起？黄司马来不及细想当中的因由，恭敬地奉承了海青狼几句。灭燕国的时候海青狼年纪还小，率领北遥大军作战的是他的父皇海枭狼和哥哥海苍狼，这些前朝余孽的安置，应该也是海苍狼的主意。海青狼一向十分敬重大哥，并不愿意多问梅家边的事，这时也只是顺着黄司马的话随口问道：“走失一人？这么冷的天，又到处是雪，怎么还有人敢随意出镇？”

星氏

黄司马看看海青狼，从二皇子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他干笑两声，说道：“似乎是与命案有关，下官正在调查。”

“走失的是什么人？”海青狼斜着眼睛看了一眼黄司马。

黄司马拱手道：“是前朝太后。”

“太后？”海青狼皱眉。前朝末年，龙椅上的人换个不停，皇后、太后一大堆，那个小丫头看起来只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她是谁的太后？

“哦，是前朝景帝的皇后，星氏。”

海青狼不禁顿了顿。对于北遥人来说，“星”是个让人又恨又敬的姓氏，因为星氏出过不计其数的将领，建立过不计其数的战功，大半个燕国天下都被星家人率领的军队保卫着。北遥人吞并中原的梦想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就是因为有星氏这道雄关挡在眼前，才始终无法实现。若不是十年前星氏遭权奸构陷，北遥战士虽然勇猛，但也决不可能这么轻松就夺了燕国江山。北遥人最敬重战场上的英雄，破燕之后，北遥国君海泉獍踏马入京后的第一道旨意就是为星氏立忠勇祠，祭奠无辜被害的星氏一族。此举大大安抚了燕国民众的心，是北遥人迅速平定燕国的原因之一。

这个星太后，若不是不幸嫁给了尉氏皇帝，想必现在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姓氏，在京城换得一份平安的生活。海青狼沉吟着，对手下说道：“既是星氏后人，切不可慢待了她。去看看她，若醒了就领过来，本王有话要问她。”

星靥被灌下去一大碗鸡汤，昏天黑地地睡了整整一天，直到入夜时分才醒过来。睁眼看见陌生的房顶，再看看自己身上盖着的被子，她猛地跳起来惊怕地打量周围环境，然后想起自己昏倒前的一幕，爬下床穿好鞋子推开门。

门口的北遥士兵拦住了她，把星靥带到了董国舅府。星靥的心沉到谷底，悄悄抽出头上的一根木簪，紧握在手里，咬牙走进了府门。

天寒地冻里，董国舅府的正厅温暖如春。星靥走进，情不自禁打了个喷嚏。厅里响起一个轻浮的笑声，星靥睁着两只眼睛看过去，看见一位穿着苍青色北遥战袍的年轻男子。

海青狼审视着眼前这个狼狈而又倔犟的女孩子。这个不过十七八岁的女孩，和他的妹妹海白凤差不多年纪，却曾经是一位母仪天下的皇后。他微笑着唤道：“星太后？”

星靥直觉地挺直脖子，狐疑地与这名男子对视着，“你是什么人？”

董国舅大声叱道：“好大的胆子，拭剑王在此，还不快拜见！”

星靥脸上的表情猛地一拧，两只眼睛里盛满怒意。她的父亲星渊在战



死沙场之后被追加的封号便是拭剑王，北遥国君海青狼敬慕星渊如神般的战技，特地用他的封号来加封自己的幼子。可此刻星靛听见董国舅的这番话，只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紧握木簪的右手忍不住动了一动。

海青狼的眼风从星靛藏在袖子里的右手上扫过，侍守一边的士兵立刻走到星靛旁边，飞快扭住她的手腕。星靛哪里吃得住这一扭一捏，五指顿时松开，木簪掉落在地。士兵拾起来送到海青狼手里。海青狼把玩着这支木簪，放在鼻边轻轻一嗅，一股细弱绵长的香气沁人心脾，“不愧是星太后，连发簪都是阴檀木所制，一根足抵万金。”

星靛抚着被捏痛的手腕，怒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要杀要剐痛快点，侮慢逝者，不是大丈夫的行径！”

海青狼笑笑，“说得好！有星家人的气魄！在下海青狼，皇上仰慕星渊将军盖世雄风，故而给我的封号也是拭剑王，并没有任何侮慢逝者之意。”

星靛脸上有点红，在听到了海青狼的解释之后不但没有任何宽谅的表示，反而更加灼灼地看向他，像是要用眼刀把他整个剖开。这种几乎是凶恶的眼神让海青狼有些犹豫。董国舅仗势又是一声厉叱：“跪下拜见王爷！别以为你以前是太后就颐指气使！王爷不过是看在你祖先的分上才温言相待，你……”

星靛抬起手笔直地指向董国舅，瘦小身体上猛地爆发出与年龄不相符的冷冽气息，“你住嘴！本宫说话的时候，轮不到你开口！”

“本宫？”海青狼失笑。

星靛转向海青狼，沉声道：“本宫有事要与王爷商量，不知能否屏退两旁？”

海青狼似笑非笑地盯着她，慢慢地点点头。两边卫士整齐离开，把还想逗留的黄司马和董国舅也拽走了。房门关好，海青狼清清嗓子，“太后有什么话，请说吧。”

星靛向着海青狼走近一步，久久地凝视着他，像是在思量权衡，最终痛下决心般咬一咬牙，竟然朗声背诵起一段文字：“合而为一，平川如城。散而为八，逐地之形。混沌沌沌，如环无穷。纷纷纭纭，莫知所终。合则天居两端，地居其中。散则一阴一阳，两两相冲。勿为事先，动而辄从。”

星靛话音一出，海青狼霍然站起，不敢置信地拧起浓眉。星靛镇定地背完一段，抿抿唇，说道：“你们北遥人一直都在找《握奇经》。帮我做一件事，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

天
地
人
三
才

《握奇经》是五百年前北遥名将司马千里撰写的一本奇书，全书不过三百余字，除了详细记载从伏羲八卦中化出的四阵四奇八种奇妙阵法以外，据说还暗藏了一个有关北遥的秘密。时隔数百年，《握奇经》已经湮灭在历史中，谁也说不清楚书里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只有海姓的北遥皇族，还在锲而不舍地追寻着这本有关整个部族的奇书。

海青狼没有丝毫犹豫，断然道：“说，什么事？”

星靥看着海青狼精光明亮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帮我杀一个人。”

国舅府正厅的门猛地拉开，海青狼手里拽着星靥，大步从里头走出来，跨下几级台阶停在阶前。北遥国二皇子、拭剑王爷探手抽出一边卫士的腰刀，修长身体如影如魅般飞掠过去，带起一阵劲风。星靥只听见腰刀割裂空气的呜呜声。董国舅仓皇后退了仅仅一步，人头便扑通一声坠地，血箭顿时从他被砍断的脖子里喷出来，腥热气味在冬日密闭的寒风里弥散开来。星靥胃里的汤水一阵翻搅，她捂着嘴勉强挣扎几下，眼前一黑，又一次昏倒在海青狼的臂弯里。

海青狼扔下手里沾血的腰刀，呵呵地低笑道：“装得挺像那么回事，其实胆子也只有芥子大。这个丫头，有趣！”

星靥拜别小婢，坐在底下拢着火砖的马车里，跟随海青狼离开星宿海，一路往南，向着离开已经有好几年的国都太冲城而去。

星宿海距太冲足有千里之遥，原本海青狼与五百手下全骑着快马，来回也用不了几天时间，可现在多了一个娇娇怯怯的星太后，梅家边镇里也找不出什么好马，两匹普通的牝马拉着马车行走在雪原上，一日至多行进百余里，速度慢得让海青狼连连皱眉，一肚子恼火。

偏偏这位星太后在离开梅家边镇后的第二天又病了。又是受冻又是悲伤，星靥发起高烧，全身滚烫像一块烧红的炭。海青狼十分无奈，不得不叫手下提前扎营，在帐篷里旺旺地烧起一堆火，把随身带的药熬一熬，给星靥胡乱灌一点，再用披风毛褥严严实实把她盖起来往火堆边一放，等汗焐出来就好了。根据海青狼以往的经验，这个法子相当好用。

北遥是个马背上的民族，全民皆武，海青狼又是个性情阔朗的人，与手下这帮子兵士相处得十分融洽，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兴头上来了一起出去找女人。北遥建国后分封的这么些个王爷里，海青狼的拭剑王府是最没上没下没大没小的一处，他的哥哥征南王海苍狼为了这个没少说过他。



星宿海附近的雪原荒凉无比，在这种地方总要自己找点乐子，不然岂不是要闷死？海青狼两碗酒一下肚，热力蒸腾全身。他跳起来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和几名手下摔起角来，一帮子大汉围着起哄。北遥人在战场上和摔角场上最是六亲不认，管你天皇老子王爷元帅，个个使出浑身解数与海青狼相斗。海青狼一连摔翻了六名手下，冰天雪地里一身都是汗。他骁勇地吼了几嗓子，醉意犹存地回大帐里休息去了。

进来后，他才想起来火堆边的被子里还埋着一个星太后。海青狼呵呵低笑着，胡乱扯一块巾帕擦了擦身上的汗，走到被褥边轻轻踢了踢星靛，“舒服点了没有？出汗了吧，出汗就好了！”星靛在被子里一动不动。海青狼又轻踢她一下，还是没什么反应。感觉不对劲，海青狼蹲下身去揭开层层披风被褥，往星靛脸上一摸，烫得比先前还厉害。

星靛仿佛又回到了两天以前的那个夜里，她衣衫单薄，在雪地里穿行。狂风卷着雪屑打在她脸上，钻进领子里，眼睛里、嘴巴里全是冰雪，每往前迈一步都是那么的难。每踏出一步，雪都陷入小腿，鞋子湿透了又冻住，疼得她无法忍受。她大哭，一边哭一边唤小婢来给她添衣服、添被子、添柴火。

海青狼的手被星靛无意识地握住，紧紧贴在自己的脸颊上。她泪流满面地在他掌心里蹭动，嘴里喃喃有声，听不太清。火光明亮，照在星靛紧闭着双眼的脸庞上，光影明灭，愁思也明灭。海青狼指根处的胼子滑过皮肤，让她微微一痛，星靛长长的睫毛眨动了几下，慢慢地睁开眼睛，对着眼前这个模糊不清的人影撒娇般低语：“我冷……”

海青狼在星靛迷离的眼波里犹豫了一小会儿，伸出手连人带被把她从地上抱起来拥进怀中。星靛全身酸软，无力地枕在一个人的肩头，鼻子也不通气，只能感觉到鬓边有呼吸时的气息吹过，一下，又一下，痒痒麻麻，“小婢……玉簪，赎回来了……”

没有人答她的话，星靛朝他拱了拱，“小婢，我渴……”

不一会儿，就有温热的水流进口中，星靛慌忙地大口喝着。吞咽不及，水顺着唇角往下滴，有手指慢慢拂过那里，擦去了漏出来的水。只是这几根手指颇为粗糙，不像是女人的。

那会是谁？

不是小婢的话……又会是谁？

海青狼看着星靛通红的脸上突兀生出一抹喜色，刹那间便神采飞扬。星

星靛张大两只乌黑清澈的眼睛看向他，嗫嚅着，“元膺……是你……”

海青狼左边的眉梢高高挑起，顿了一会儿轻声道：“元膺？”

“你来救我了，是吗？元膺，你怎么才来……”星靛突然又由喜转悲，哽咽着，眼中泛起泪花。

海青狼明白她这是烧高了说胡话，便不再答理她，只是吩咐人又熬点药给星靛灌下去。这回灌药比上回顺利了许多，星太后没有再埋怨苦啊烫啊，而是十分乖巧地就着海青狼的手把一大碗药喝下去，然后倚在他怀里安静地微笑。

“元膺……元膺……”

她像是有很多话要说，话到嘴边，又全部变成了低低的呢喃，翻来覆去只是唤着这个名字。海青狼心中一动，想起个人来，试探着凑近星靛的耳边，努力用温柔的语气说道：“是我，星靛，我是尉元膺！”

星靛果然大喜，搂住海青狼甜甜地撒了一会儿娇，不多工夫便沉沉睡去。海青狼俊朗的脸上渐渐浮出笑意，把星靛放回褥子上，用披风把她盖好。

此次星宿海之行虽然没有猎到雪狐，却有了两个没有预想到的收获。《握奇经》算是一个，现在又意外地从前朝星太后的嘴里听到了尉元膺这个名字。

尉元膺是星太后丈夫、前朝景帝的哥哥，现在领了一批忠于前朝的叛军在西南地界上兴风作浪，妄图夺回天下。尉元膺狡智多谋，北遥屡次出兵围剿都被他躲了过去。星靛来到星宿海时年仅十四岁，应该已经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尉元膺和自己的弟媳会有有什么牵连？海青狼看着熟睡的星靛，手指再一次拂过她的脸颊。不知这位星太后，算不算是老天赐给北遥的一次战机。

第二天早上，星靛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继续回京的路途上，海青狼刻意放慢了速度，让马车不那么颠簸。午间扎营休息的时候，海青狼和几名老兵同时注意到西北天际处的异状。他站起来往白茫茫的雪野那头看了看，迅速趴在地下扒开厚厚的浮雪，耳朵紧贴坚硬地面听了一会儿，随即面色大变，“上马快走！”

星靛从马车里被揪出来，塞进了海青狼的马鞍里。他随即跃上马背搂住她，揭过披风兜头兜脸把她盖好。这么一息之间的工夫，再看向西北方向，雪野上已经飘起了一团蒙蒙大雾。住在星宿海雪原上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那白色的大雾，其实是这里最可怖的一种自然灾害——雪暴。

雪暴来势极快，如果不赶在被它包围之前找到一处安全避风的地方躲



藏，就极有可能被裹挟进暴雪里迷失方向最终冻死饿死。海青狼狠狠一鞭抽在马臀上，战马高声嘶叫着扬起四蹄，向着东南方向的一座山奔去。望山跑死马，看着不算远，但真正跑起来最起码也有几十里的路程，那里原本是他们今天晚上预定的宿营地。马车和一切辎重都扔下不要了，五百军士跟着拭剑王爷用最快的速度狂奔，即使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他们依然保持着整齐的队形。

海青狼面色十分严峻，一下比一下更狠地催动战马。可是马蹄怎么能比得上雪暴肆虐的速度，跑出去没有二十里地，白毛风已经吹到了身边，一根根针尖样的雪屑被风吹挟着，刷子一样刷在所有人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又狂奔数里，眼前已经失去了山的形迹，什么也看不清，除了眼前三两尺距离内的东西。昏昏沉沉中，星靄只听到从海青狼胸膛里发出的沉重声音，“萨朗，你带左队！丰博尔带右队！保持队形不要散，继续向前走，看着前头的马尾，跟紧了！”

拭剑王的命令被一个接一个地传了下去。海青狼猛地挥动马鞭，鞭梢响亮地噼啪打响，手下军士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打响马鞭，看不见人，就闻声而动，五百人缓慢有序地继续前行。

这样的性命攸关中，昏昏沉沉的星靄居然还没有醒。她两条腿在坚硬的鞍头上硌得太久，酸麻得快没有了知觉，像是有无数根针同时刺动，疼得她龇牙咧嘴，下意识地在海青狼的双腿上又挪又蹭。在脑海的一片昏沉中，星靄痛苦地泣不成声，全身剧烈颤动。人生渺能百，哀情数万端，她不明白，为什么属于她的哀情这么多这么多。她到底做错了什么？耳边声响隐去，双眼一片漆黑，可是有些记忆与身影反而越来越清晰。一刹那间，她的灵魂像是被人拔出肉体，浮在半空中，回头望向十八年来的日日月月。

已经记不清的星府，火热的栖云岛，大婚之夜揭开盖头对着她微笑的小皇上，漫天白幡里的哀哀哭声，皇宫，小婶婶……和那张陪伴她度过最痛苦最绝望岁月的坚毅的脸。

“元膺，元膺，元膺……”

听见哭声，海青狼皱起眉，他揭开披风，低头看着那个狼狈不堪的女人脸上竟然浮现出一朵折尽荼蘼春色未散的微笑。星靄朝海青狼眨了眨大大的黑眼睛，呓语道：“元膺，救救我……”

海青狼也说不清是为什么，耳边的风声蹄声一瞬间消失，只剩下她低回婉转的声声轻唤。他竖起耳朵仔细听清了星靄呓语中的那个名字，又把披风裹